

蔡素芬筆下的城市台北 ——以《台北車站》為例

林韋婷

摘要

蔡素芬以長篇小說《鹽田兒女》刻劃原鄉的過往以及生活在原鄉土地上的人情。並以女性鄉土小說作家在文壇大放光彩，備受矚目。但經過六年的時間，她筆下經營的不是她兒時記憶的鹽田，也並非她熟悉的鄉土人情，而是她為求學及生活選擇遷入的城市台北。《台北車站》以蔡素芬生活於城市台北的體驗書寫而成，不僅呈現出生活在城市裡的眾生面貌，更凸顯出蔡素芬以一名異鄉客的眼所觀察的城市台北的模樣，將她心中對城市台北的感受呈現於讀者眼前。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集結九個故事，各自獨立成篇，卻相連建構起蔡素芬眼中的城市形貌。本文將從空間、時間、人物三方面針對《台北車站》各篇小說進行整理。首先針對《台北車站》中「台北車站」及「公寓」這兩個空間，以「切割與連結的出入口」及「客居或定居的家」為主題探討其意涵，在《台北車站》裡，她以台北車站與公寓這兩個空間容納著台北居民與異鄉客，不僅強調兩種身分的切割與聯繫，更呈現出異鄉客自踏入台北車站起，便急忙切割來自異地的身分，渴望在台北城市買下公寓、組織家庭，尋求在這座城市的歸屬感的面貌。

接著從小說人物日常生活所呈現的時間意象與時間感，分析蔡素芬對於在城市生活的人的生活節奏的看法，故事裡的人物在成為台北居民之後，對時間斤斤計較，也因城市生活過度講求效率及機械化，導致城市人顯得孤獨及冷漠，藉此表現台北居民們對城市欲留卻不知如何留的矛盾心理。最後則是透過人物形象的探析，梳理出在台北居住的異地客或居民的內心狀態，並試圖理出蔡素芬以城市台北為題進行書寫的用意與關懷目標，找出她在城市書寫中，如

何處理城鄉流動的關係。

關鍵詞：蔡素芬、台北車站、城市書寫、城鄉

林韋婷，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E-mail: linruby96@gmail.com

The City Taipei of Tsai Suh-fen's Works — Taking “Taipei Station” as an Example

Lin, Wei -Ting

Abstract

Tsai Suh-Fen secures her position as a local female writer in the literary circle by the publication of her *Children of the Saltpans*, which describes the histor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a local rural area. But six years later, moving away from the memory of saltpans and rural areas, the focus of Tsai Suh-Fen's writing turns to Taipei, the city where she finishes her education and makes a living.

The writing of Tsai Suh-Fen's *Taipei Main Station* is based on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living in Taipei. The novel demonstrates the everyday living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Taipei, presenting h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ity to the readers through her eyes as a newcomer. The novel contains nine independent short stories that collectively construct a picture of Taipei in Tsai Suh-Fen's eyes.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sai Suh-Fen's *Taipei Main Station* in terms of time, space, and characters.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two distinct spaces of “Taipei Main Station” and “apartment”,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a pathway that separates as well as connects” and “a house to stay in or dwell in.” Through the two spaces that accommodate Taipei residents and rural immigrants, the novel pinpoints the separation and connection of two identities, presenting the faces of newcomers who haste to discard their original identity at their arrival in Taipei and search for a sense of belonging by buying an

apartment or organizing a family in this city.

Next,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e images of time and discuss Tsai Suh-Fen's perspectives on the tempo of urban life. After becoming Taipei citizens,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carefully calculate about time and appear lonely and indifferent due to the urban atmosphere of efficiency and mechanization.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dilemma of rural immigrants in Taipei: the aspiration to stay along with the perplexity about how to stay.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probe into the mentality of Taipei residents and newcomers.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 about space and time, this part will analyze how Tsai Suh-Fen deals with rural immigrants in big c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Keywords: Tsai Suh-Fen, Taipei Main Station, City Writing, Urban and Rural Life

壹、前言

八〇年代之後，台灣地區都市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而隨著都市化所衍生的相關問題例如：城鄉變遷、城市空間、人際交往等亦層出不窮，於是，越來越多作家對都市題材感到興趣並且投入書寫。

在城市書寫蓬勃發展的期間，蔡素芬以長篇小說《鹽田兒女》受到矚目，小說刻劃六、七〇年代經濟轉型前台灣南部鹽田村落居民的生活，以及產業轉型後居民遷入都市後的困境，藉此突顯鄉土人物堅忍耐苦的精神。《鹽田兒女》雖有一部分描寫鹽田居民隨著經濟轉型到都市生活的情景，但並未針對都市此一主題進行深入的書寫與反映，而是將主題重心擺在鄉土人物所處的鹽田並呈現這些人物的精神狀態。

直到2000年，蔡素芬以城市台北為主題，出版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關於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單篇評論不多。徐開塵〈穿梭台北車站，看盡人生變貌——蔡素芬以九個故事尋找「生活在台北的理由」〉以及趙靜瑜〈鄉愁的渡口——蔡素芬《台北車站》形色人生〉多針對《台北車站》的創作緣由進行說明，並未多加評述，而邱貴芬〈琢磨「台北書寫」〉則深入論述蔡素芬的台北書寫策略，特別是文中關於「台北車站」的看法，對本文之析論有參考意義。

過去因書寫鄉土題材嶄露頭角的蔡素芬，成功地將鹽田人情與地貌烙印在讀者心裡，時隔七年之後，她以另一個身分——台北居民，書寫她眼中的城市台北。這位善說故事的作家，向讀者訴說有關台北的故事，也在故事之中，將她心中構築及感受的城市台北呈現在讀者面前，供讀者感受與省思。

作家透過其個人的記憶與觀察所得，書寫而成的都市景觀，可分別由空間、時間、人物架構而成，每位作家因切入的角度與關懷的主題不同，都市景觀在文字與讀者前的呈現也因此有異，故本文將從這三方面分析蔡素芬《台北車站》一書，試圖爬梳蔡素芬在面對城市台北這樣的主題時，其選擇的素材背後所蘊含的意義以及關懷的重心，也藉此探討蔡素芬除了藉由鹽田素材關注城鄉議題之外，在其城市書寫之中，是否也寄託相同的創作理念。

貳、《台北車站》中的空間意象與城市映像

小說創作者針對城市台北在空間意象的選擇上，因不同的主題與心態，而有不同的結果。空間具有個性化特徵，可依我們的目的，而碎裂和細分成許多小部分，也就是利用我們的社會經驗「界限」來架構而成，這完全不同於自然界的空間界限。社會界限建構一個獨特的互動，在此每一個活動領域，藉著設定界限來影響其他的活動領域，但非意欲去擴充其影響力，而都市空間就是此種個性化下的產物。¹透過段義孚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這段話：「城市是一個地方，一個意義的中心，一個優越的形象。城市有很多可見度高的符號，最重要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符號。」²可知，都市是一個意義的中心，而由居住城市的人們的目的定義此意義。此外，城市裡有許多可見度高的符號，這些符號也是透過人們的定義而具有其意義。因此當我們在閱讀小說的過程，看到的是作者以其社會經驗或觀察到的人物所界限而成的都市空間，以及作者所擷取的屬於他的城市符號(例如：辦公大樓、壅塞的道路等)，而這些社會經驗及符號在讀者投入閱讀時，可能同時套入自身經驗，也可能以自身經驗加以思索、反駁進而重新建構。

一、台北車站——切割與連結的出入口

《台北車站》收錄〈旅途愉快〉、〈台北車站〉、〈早晨〉、〈行李〉、〈屋頂的花園〉、〈酒店〉、〈春花夢露〉、〈結婚〉、〈套房出租〉共九篇短篇小說。蔡素芬以其中一篇小說〈台北車站〉做為書名，並以台北車站做為整部小說的城市意象。蔡素芬毫不諱言車站象徵人生每一個關卡與渡口，「我

¹ Frisby, D., *Simmel And Since—Essays on George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05。轉引自王岸(1995)，《時間分配、空間選擇所形構的生活方式》(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8-29。

²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頁166。

想以台北車站的改變，隱喻台北本身的改變。」³台北車站扮演著見證者與轉運者的角色：為了與城市的文明同步，因應都市發展的需要，必須改變面貌，配合周遭鋼筋水泥大樓而有所變化。於是，台北車站見證了自身與城市的今昔；產業結構的改變使得湧入城市的人口有增無減，社會消費能力普遍提升，促使休閒娛樂成為人們現實生活以外的避蔭處，於是，台北車站轉運著尋求工作機會的異地人與找尋暫喘一口氣天地的台北人。

〈台北車站〉通篇沒有高潮迭起的劇情，亦沒有形象鮮明的人物，倒像是以錄影放映的方式，將台北車站如何運載旅客，車站周邊的建築與行人，以及車站外觀逐步改變的今昔樣貌，透過文字敘述的方式播放。邱貴芬這樣評論〈台北車站〉：「文字鋪陳的是壅塞悶熱、人潮穿梭不息的台北車站。沒有劇情發展、沒有高低起伏和深刻喜怒哀樂的敘述筆調，似在暗示小說世界裡台北人生活的基調。」⁴評論當中認為蔡素芬以台北車站象徵台北人生活的基調，而筆者認為，台北車站作為城市台北的意象，同時具有切割及連結的矛盾象徵。蔡素芬曾在〈台南人的台北——流動〉一文中寫出她自國外回國後城市台北的改變，並特別點出地下化的交通運輸及車站前的交通景況：

每一兩個月回南部一趟，車潮人潮聚集在台北車站……後因出國離開了那房子，……這期間台北已數次易容了，穿天入地的捷運把城市切成幾大塊，快速道路鼓勵家家買車，車子塞滿半個城市道路，拖吊車業大發利市，……冒煙的烏賊公車老去，台汽已成歷史名詞，車站前不再有排隊返鄉的人潮，大量的空中運輸顯示民衆的消費能力。⁵

台北車站曾是蔡素芬北上求學與南下返鄉的轉運站，所以當她出國求學歸國後所寫下的關於台北城市的改變，於她而言，多次出入已熟悉的台北車站當然是記錄之一。因此，當她以小說勾勒城市台北，「台北車站」這個空間切割

³ 趙靜瑜（2000/6/5）。〈鄉愁的渡口——蔡素芬《台北車站》形色人生〉，《自由時報》，第40版。

⁴ 邱貴芬（2000/6/5）。〈琢磨「台北書寫」〉，《聯合報》，第48版。

⁵ 蔡素芬（2002/5/11）。〈台南人的台北——流動〉，《中國時報》第39版。

出湧入都市與離開都市的人，也分隔出過去與現在的台北，更透過台北車站地下化的變遷，劃出城市居民迷失與找尋的心理狀態，因此，在空間意象的選擇上，比起辦公大樓或是公寓，台北車站更切合蔡素芬的主題需求。

〈台北車站〉作為切割過去與現在的空間意象，最先展現的意義在於交通工具使用上的改變：

全台北最老的车廂滑進第六月台的軌道，發出嗚嗚的喘息，未曾斷缺的人潮跳上車廂，車廂有時候是情人座，有時候是兩排對坐的長椅子，但從來沒有空過，到士林、北投、關渡、淡水的乘客都在第六月台上車，提著公事包的上班族、抱著嬰兒的婦女、到市集販賣土產的商販、手握幾本書或背個小背包的學生，把往北市郊的車廂擠得風光旖旎……後來列車停駛了，沉寂的河岸等待新的捷運工程，追昔的人們好像被攔腰砍斷了一種生活方式和在城市裡調節空氣的自由。⁶

台北車站承載來往於台北市與台北市郊的乘客，第六月台上的火車運輸了不知多少乘客的歲月，卻在城市日趨發展的改變下，卸下每日往常的職責，改由新的交通工具——捷運接下這份日常職務，過去在台北車站第六月台上車的乘客們，如今在地下捷運月台上等待轉車，生活方式因此有著今昔的改變。

其次，台北車站扮演著首都交通樞紐的重要腳色，有與時俱進的必要，因此台北車站「和滿城的鋼骨玻璃帷幕大樓共同陳述城市的文明」、「昔日照著月台的陽光被高聳的大樓遮蔽了」⁷台北車站依舊佇立於原地，看著內外的建築一一改變以符合不斷湧入城市的人口的需求，穿上一層名為「進步文明」的外衣，見證著台北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台北車站除了切割出城市台北的今昔之外，還作為整本小說的書名，蔡素芬將台北車站穿插在其他各篇小說之中，試圖藉由台北車站這個空間，拼湊出城市台北的輪廓，也作為她個人對城市台北的印象，反映在讀者眼前。

徐開塵寫道：「作家蔡素芬多年前從南部來到台北時，『台北車站』是她

⁶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台北：聯經），頁60。

⁷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61-63。

進入這個大城市的『入口』，來去匆忙的人潮，眾多的月台和出入口，令她感到茫然不安；但旅居台北多年，透過這個空間，她看盡人生和城市的變貌。」⁸而正如蔡素芬初到台北這座城市一般，〈行李〉一文當中初踏入台北的她有著相似的感覺：

她心裡漸漸自卑起來，身旁走過的年輕人都是輕便的在肩上掛一隻背包，難道他們不是北上來讀書的嗎？他們不需要帶些隨身衣物寄居到這個城市嗎？他們走路為什麼那麼快，總是有人擦過她的行李，讓她更加費力的把行李拖上一級一級的階梯。穿過地下道，感覺有點像是走迷宮。⁹

異鄉人手邊的行李代表其異鄉人的身分，而不停被身旁人群擦過的行李透露出城市空間的擁擠，也象徵著異鄉人來到台北城必然會遭遇的碰撞及挫折，必須「費力」地在這座城市中，一級一級的找到出口。台北車站在此時便具有兩個意象：進城入口與身分區隔線。異地人以台北車站作為入口，抵達台北車站意味即將落地於台北城市，代表即將成為城市台北的一份子，並以嶄新的身分展開在台北的生活，然而，台北車站來往的人群中，除了包含從異鄉來到台北的異地客之外，還包含多數已是台北居民的台北人，因此，台北車站上演著台北人與異地客擦肩碰種的畫面，藉由物件行李，區隔出具備「台北市民」與否的界線。筆者認為，這也正是蔡素芬把「車站」象徵為一個渡口¹⁰的理由，從異鄉客過渡到台北人的入口。

台北車站容納著進城的異地客，火車駛入月台的同時，使出外到異鄉讀書或工作的人們與自己的家鄉有了切割，也意味著新身分——台北居民的開始。台北車站於是成為中心點，連結城市台北交錯縱橫的線路，每一位台北人，無論是自小在台北長大或是從異地遷入，都以台北車站為起點踏上各自選擇的路

⁸ 徐開塵（2000/5/29）。〈穿梭台北車站，看盡人生變貌——蔡素芬以九個故事尋找「生活在台北的理由」〉，《民生報》，第4版。

⁹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87。

¹⁰ 趙靜瑜（2000/6/5）。〈鄉愁的渡口——蔡素芬《台北車站》形色人生〉，《自由時報》，第40版。

途或旅途，來回穿梭，過著屬於各自的台北人生。〈旅途愉快〉裡的「我」從異國回到台北，是這樣的過程：

一早就搭機回台北，回到促狹的城市，城市裡的車站，來往城內城外的人口，如蚍蜉，在狹小的呼吸空間彼此磨蹭、覓食，從車站踱到彼方，又從彼方移遷到車站的這方，一段旅程，一場生命的記憶。¹¹

台北車站成為一趟旅途的終點卻也是另一段旅程的起點，人們在這個空間當中來回穿梭，切割已完結的過去——一日工作或一段旅程的結束，又或者是他鄉本地的過往，連結即將到來的未來——一日就業或一趟旅途的開始，又或者是本地寄居的現今。台北車站也可能如〈屋頂的花園〉文末所敘述般，充滿嶄新的可能：

明天，她仍會回到火車站前的重慶南路，在那一帶呼吸，街雖然有點老，她仍相信，還有舊樓改建的機會，那裡還會有無數的樓宇翻新，就像她仍抱著希望，把自己的屋頂翻成花園，那是她一直以來的願望。¹²

台北車站前的重慶南路，雖多是老舊的巷道街弄，但隨著時代的推進，新的建築面貌或是舊樓新衣的機會將嶄露頭角，台北車站於是成為了見證城市新生命的中心，台北居民在此處便眼見它舊宅落，高樓起的城市化過程，建立起自身對台北城市一景一物的崩塌與重建。

二、公寓——客居或定居的「家」

除了台北車站此一空間意象穿插於《台北車站》各篇小說之中，勾勒出蔡素芬對城市台北的映像之外，「公寓」的意象使用也在《台北車站》整部小說中佔有極重的比例。〈早晨〉、〈行李〉、〈屋頂的花園〉、〈酒店〉、〈結

¹¹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55。

¹²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19。

婚〉以及〈套房出租〉裡每一位故事主角的住屋都是公寓，台灣公寓的普遍空間組織安排多為以「核心家庭」為主的三房兩廳，房東以分房出租，像是〈酒店〉：「第二年搬到學校附近的公寓，三十坪的空間分出六間木板隔間，隔壁打個噴嚏可以傳好幾間遠，沒有一個男生敢帶女朋友回來過夜。」¹³以及〈套房出租〉裡頭的描述：「陸續來看套房的人不少，那本來是他和妻子的房間，改裝後，換了新壁紙新床套，感覺就像另一個毫不相干的房間，他自己退到另一間單人房，還有一間保留給在美國讀書的一對姐妹」¹⁴城市空間有限，湧入城市的人口卻是有增無減，因此，房東以木板隔出一人獨居所需的最小空間值，以便能在極小的空間製造最高的利用價值。居住空間的舒適以及安定感對蝸居台北的居民來說，尤其自異鄉遷居台北的異地客而言，除非有朝一日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否則都只能是奢望，只能不停搬遷不同公寓直到買下住屋。

畢恆達〈家，自我的象徵〉一文中對於「家」的概念有三個層次：house（住屋／住宅）、family（家庭）與home（家）¹⁵，「住屋」為實質空間，「家庭」內含親屬關係，而「家」則含有認同層次的意義。「家代表秩序（order）、認同，以及個人與人群、社會的一種聯繫，同時因為家具有秩序的屬性，所以當個人在特定的時空，及社會文化秩序中獲得清楚的定位時，人們就有家的感覺」¹⁶《台北車站》裡以公寓為住屋的主角們，除了〈早晨〉與〈酒店〉兩篇的住屋住著家庭成員以外，其餘四篇皆為獨身一人的他／她。獨身的他／她，從異鄉來到台北只能租賃擁擠的公寓隔間，對他們來說，台北的「家」只是一個提供遮風蔽雨的住屋空間，直到他們努力地在台北買下一間屬於自己的住屋，才能證明自己在這座城市裡並非漂泊無根。〈結婚〉裡的男子以買下公寓作為他生根的證明：「他在台北一個工作換過一個工作，雖然覺得有點無垠的感覺，可是多年來也貸款買了間小公寓，算是生根了。」¹⁷而

¹³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32~133。

¹⁴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65。

¹⁵ 畢恆達（2002/11）。〈家，自我之象徵〉，《誠品好讀》第27期，頁42~44。

¹⁶ Dovey（1985）Home and Homeless的概念，引述陳柔吟（2006），《她的『家』——單身女人的成家行動與家空間體驗》（台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6。

¹⁷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56。

〈行李〉中的女子，則是「她換了新家，每個月繳貸款，在公寓的頂層，把客廳內縮，延伸陽台成爲一片陽光透亮的花園，因爲不要行李，她把套房裡原來的東西送給續租者，帶了幾件衣服就在公寓裡開始單身女郎的生活。」¹⁸行李代表著她異鄉客的身分，她不要這個身分，於是她將行李留在過去的租屋裡，幾近孑然一身的狀態住進自己買的公寓裡，證明自己從客居晉升到定居的身分，宣告自己成爲城市台北的一員。

居處台北的市民要在城市裡體會到「家」的感覺，除了藉由擁有屬於自己住屋之外，便是透過建立家庭的方式。〈早晨〉與〈酒店〉的男人在結婚後，選擇在台北城內買下房子，前者與妻兒居住在一層三房兩廳的住屋裡，後者則將父母親從家鄉接來同住，兩人都在台北建立「家庭」，當一個家庭在某一片土地上定居，隱含著認同感的形成，也就是說，因爲對台北城逐漸產生的認同感，才選擇在此地落地生根，而將台北視爲「家」的概念。

〈結婚〉及〈行李〉獨身的他／她，藉由公寓——實質的住屋確立自己對台北有「家」的認同感；〈早晨〉與〈酒店〉的男人則以在台北擁有家庭成員確立自己對城市的歸屬感。蔡素芬以實質空間的公寓，分別呈現兩種城市映像：租借暫居的住屋與購買定居的家宅；住屋裡的房客來自他鄉，在台北未能買下一間公寓，就得持續在台北城裡遷徙尋找安身之處，並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在台北買下一間公寓樓房，找到一個「家」，與家庭成員在這個「家」建立家庭，藉此找到在台北社會文化裡的定位，擁有成爲台北家人的身分。

在《台北車站》中「台北車站」見證城市台北在交通工具使用上的今昔改變，也隨著都市文明的腳步，改變內外的建築架構，對長期居住於台北的居民而言，進出台北車站所看見與經歷的，被切割出過去與現在的相異畫面。然而，對遷居台北的異地人來說，台北車站碰撞的人潮切割出台北市與他鄉異客的身分區隔，卻也是他鄉異客成爲台北市的主要入口，台北車站因此代表著切割與連結的象徵意涵，呈現出城市台北匯集又分流的映象。

公寓作爲住屋，分別容納著客居與定居的台北市民。無論是客居或定居的身分，都渴望在台北這座城市定根，期望在台北有個「家」——組織家庭或買

¹⁸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02。

下住屋，不再漂泊無垠，也希望透過擁有一個「家」，建立台北城市對她／他的認同感。

台北車站與公寓容納著台北居民與異鄉客，訴說兩種身分的切割與聯繫。異鄉客從踏入台北車站起，切割來自異地的身分，渴望在台北城市買下公寓、組織家庭，尋求在這座城市的歸屬感，成為台北居民的一份子。待成為台北居民之後，台北車站成為她／他與異地客碰撞的空間，擁有公寓成了她／他具備台北人的條件。因此，台北車站與公寓兩個空間，成為異鄉客轉渡為台北居民的「渡口」，也是台北居民證明身分的「渡口」。

參、《台北車站》中的時間意象與時間感

工業或都市社會在講求時效的發展下，視時間為金錢，對於時間的使用分配以及制度化，比起農業社會愈加精確，也愈加具體。於是，都市人對時間一分一秒的掌控逐漸要求精準，甚至「分秒必爭」，如此結果，使得都市人擁有高效率卻急躁，生活時間軌道化而無法稍有出軌的狀態。

一、精準與規律的時間意象

林區（Kevin Lynch）指出，時間是受社會文化的需求而來，且在不同的文化脈絡裡，會有不同的象徵價值，所有的時間概念和時間劃分，都是因應社會的生活習慣，是反應社會活動規律的基礎。¹⁹因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時間的運用上便有著不同的方式，面對時間的態度也隨著改變。農業社會與工商業社會的生活習慣有著顯著的差異，農業社會依照農作物的生長週期，訂定時間秩序；工商業社會則依照生產線的產值或工作效率等目標，設定在有限時間內達到最高產值的效果。於是，在都市工作的人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上班打卡，只要是上班日，無一例外，〈早晨〉裡的他，日復一日如此過著：

出勤列印單上出現一串字碼，時間標的是七點五十九分。十幾年來，假日以外的時間都遵守著一個時間的規律，在早晨八點前，把卡片餵到刷卡機裡，證明自己

¹⁹ Lynch, Kevin (1972),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Moore, W. E.

的職業人格從早晨就開始了。²⁰

都市人口在工作上的時間秩序，不再隨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化作一串字碼，一組數字。這一串字碼，將時間刻度化、準確化，讓都市人口有所依循，並依時間刻度安排生活，日子因此規律地像時鐘上的秒針，在規定的時間做下一個動作或進行下一個行程，也以時鐘上的數字計算著日子的前進與運用。因此，從〈早晨〉裡的他看見都市人對時間準確的要求，尤其在職業場合之中，以遵守精準時間證明職業人格的作法。此外，打卡機也成了雇主檢視員工是否準時的工具，成為職場中真正掌控時間者，〈屋頂的花園〉中原本開明的老闆在牆上掛上打卡鐘，藉此檢視公司職員的出缺情況，於是，無論職場裡的雇主或員工，都被打卡機上顯示的時間所控制——沒有打卡鐘上時間數字的刻印，就無法證明是否待在工作崗位上。於是，公司職員人數到齊與否不是透過面對面的點名，卻是單看打卡機或打卡鐘上的時間與數字來證明，如此作法雖然精準且規律，卻少了伸縮性與彈性。

在〈屋頂的花園〉裡，同樣擔任過編輯的蔡素芬對編輯職場有以下的描述：

她先到辦公室打卡，編輯打卡，她認為是對職業的褻瀆，剛來公司時不必打卡的，從老闆到員工都有共識，編輯的工作是責任，不是按時計費，但自從新人類進公司後，擅於利用不打卡的便利，神出鬼沒的不定時出現在辦公室，演變成開臨時會議無人可找的空城狀態，原本開明的老闆只好在牆上掛上打卡鐘，以確定公司的職員人數。²¹

編輯是一項任務繁重，兼顧許多層面的職業，其工作內容看重的是品質而非產量，因此，蔡素芬在此對於以按時打卡證明有無工作以及計算酬勞的方式，頗有反思之意。城市的經濟運作多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而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現象有這樣的看法：

²⁰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76。

²¹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15。

機械及利潤主要是依賴資本的投資，資本的投資則反過來必須依賴工人的生產，而技術的逐漸成熟則必須依賴人的勞動，因此機器本身表現出異化現象：人的能力客體化為生產的機器，反過來宰制人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工人成為機器的附屬品，機器所生產的產品卻變成工人的主人。²²

以此來看，編輯工作者在職場上透過勞動，使其工作技術逐漸成熟獲得資本投資，於是，他們的能力客體化為生產的機器，受制著打卡機上設定好的時間生產產品，然而他們生產出的產品所有權卻不屬於自己，於是人成為產品的附屬，人變成物，而失去了人的本質與特質。深究來看，打卡的確可以為雇主監督員工是否按時上班，使公司運作能步上規律的軌道，但這樣的作法卻是消極且被動的，員工被動地依打卡鐘上規定的時間準時上班，消極地認為只要準確地遵守打卡鐘上顯示的字碼，就算盡到職業人格該有的職責，生產出雇主需要的產品便能領取相對應的酬勞。如此下來，時間雖然被精準且確實地運用，卻也被工業化、都市化講求價值的觀念縛住，更使得每一個工作中的人成為機器的附屬品，不僅產生「時間即金錢」的價值觀，並逐漸如機器一般冰冷失去溫度。

二、急迫且匆忙的時間感

「時間」的或長或短，取決於我們對「時間」的運用程度：當我們「利用」時間學習或工作，「時間」就由此而有其存在的內涵；當我們「浪費」時間、無所事事時，「時間」就空洞而虛幻。²³不同人對於時間的善用或誤用會決定了其「時間」的多寡，甚至不同的城市或社會也會有程度相異的「生活步調或節奏」，亦即具有不同的「時間感」。²⁴因此，台北市市民整體的生活步調比起台南七股的居民要快得多，對於時間觀念與時間感也較為急迫而匆忙。

²² 姜新立（2010）。《解讀馬克思》（台北：五南），頁132。

²³ Vgl. Gadamer, *Über leere und erfüllte Zeit*, in: ders., GW.B d4, Tübingen 1987, S.137–153. 引述自孫雲平（2009/7），〈前期海德格的時間觀〉，《揭諦》第17期。

²⁴ 孫雲平（2009/7）。〈前期海德格的時間觀〉，《揭諦》第17期，頁52。

〈早晨〉：「爲了趕火車時刻，人們老是把自己變得匆忙，他常想，車票上不要劃上時間多好，可以對自己從容一點。」²⁵城市裡的人們爲了車票上的時間數字或職場、學校規定的時間字碼，總是讓自己成爲衆多匆忙趕赴「時間字碼」的一員，好似錯過每一組「時間字碼」之後，有不可彌補或挽救的結果等著。於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們，變得只在乎「節省時間」以及「如何不浪費我的時間」。爲了省下時間，人們改變交通運輸工具：「在變動的城市，人們對交通工具的喜好也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動，高漲的火車票和在高速公路上壅塞十小時找不到一個停車位上廁所的慘痛經驗，迫使人們開始精刮的核算時間和經濟效益，往空中運輸靠攏。」²⁶以時間和經濟效益做爲考量，成爲城市人共同的特徵。

此外，〈台北車站〉：「過往車站的人不在乎這些，他們比較在乎要不要在售票機排很長的隊伍，趕時間時偶爾抱怨爲什麼不多設幾部售票機，他們也在乎車子有沒有準時來，在商店流連時，會不會忘了上車的時間。」²⁷寫出台北人不願花心力觀察周遭景物有無變化或是對身邊的人事多做停留，只把心思擺在「追趕時間」上，只想著「不可浪費時間」而漸漸急躁，忘記如何停下腳步喘口氣，也因著城市腳步的催促，不願暫作停留，緩慢地享受身邊美好的風景。

優雅是我們逐漸失去的姿態，在生活的煩倦中，浮躁與不安常使我們戴上冷漠或粗野的面具做爲保護的工具，我想起自己開車的面容，那在冷漠中隱含焦躁的面容。我欣賞像時間緩緩流過的優雅，緩得可以細細經驗身邊景物。²⁸

城市的人們趕著時間，把自己變得急躁而匆忙，只對時間「分毫必較」，卻不計較錯過身邊多少美好的人事物，於是，冷漠漸漸成爲都市人的臉孔模樣，就好像打卡機打出的數字，冷硬而粗糙。蔡素芬藉此對城市人們的時間觀

²⁵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71-72。

²⁶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64。

²⁷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64。

²⁸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39。

做了深切的反映，也透露城市人們對內心喪失已久的優雅與悠閒尚擁有一絲渴望的心情。

蔡素芬藉著上班族規律打卡的日常，寫出台北城市的人們隨著工商業社會的發展，變成凡事講求時間的準確性與經濟效益的性格，卻也成為受控於時間、被時間追趕的匆忙人群。於是，生活步調與節奏的刻不容緩、對時間分秒必爭的時間觀逐漸造就台北城市人們急躁匆忙的個性，並且忘記如何緩下腳步欣賞身邊景物，最後變成一張張冷漠的臉孔，急著達成時間字碼上的數字。

肆、《台北車站》中的人物形象

李喬在《小說入門》提到：「人物是作者『塑創』的。『塑』是塑造，就是拿社會上既有的材料來造形；『創』是指所造形的人物，還有創作的創意。也就是說：小說中人物，固然取諸社會人間的形像，但不能欠缺作者心靈中的抽象素質——那含有作者的思想感情，或人格成分在內。」²⁹又，在《小說面面觀》裡對於小說家創造小說人物作如下說法：

小說家和其藝術同儕不一樣，他必須造出許多字堆（word-masses），用來約略表達自己。他派給這些字堆姓名、性別、合理的舉止，再用引號讓他們說話，或許還讓他們有一致的言行。這些字堆，就是小說家筆下的人物。他們並不是冷冰冰的，可能是小說家用狂熱情感創造出來的，然而這些人物的本質，反映著小說家對周遭人物的揣度、對自己的認知，同時也會根據作品的其他面向，做進一步的修改。³⁰

綜觀兩者說法，可知小說人物為小說家(作者)根據他所觀察或經歷的社會經驗，加上本身的創作思想或感情而產生。那麼，《台北車站》裡的人物反映出那些蔡素芬過往的社會經驗以及創作情感呢？首先，從蔡素芬曾寫下的〈台南人的台北——流動〉一文，可見此社會經驗來自於她從小看到身邊的阿姨舅

²⁹ 李喬（1996）。《小說入門》（台北：大安），頁134。

³⁰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著，蘇希亞譯（2009）。《小說面面觀》（台北：商周），頁69。

舅們北上的歷程：

一個個北上，只有過大年和婚喪才返鄉，短暫停留又匆匆北上，我總以為那個世界是洪水猛獸，專叨著人心別離，……而我的腳步疾疾融入人潮中時，才了解他們跟所有外鄉移入台北的人群一樣，像水流到一個匯聚處，激石湍流，發出生命的動力，他們是這湍流裡一滴一涓，在某處激撞，我終也匯入其中，在城市裡迴蕩。³¹

她取諸身邊北上的親戚們的形象，並對《台北車站》裡頭的人物如此設定：「我想寫的是一種因不同的理由，由鄉村來到城市的平凡人物。」³²雖然被認為是平凡的人物，卻因不同的理由來到台北城市，在台北城市又因不同的理由過著自己選擇的生活模式。這些相異的理由有著過往的記憶，有著體驗而來的經驗，而這些都影響著在城市的生活際遇與故事。於是，在台北居住的這一群平凡人物，組合起蔡素芬眼中的都會台北人形象，這也正是她所欲表達的思想感行所在。

一、疏離的人際關係

都市的繁華光鮮亮麗，人口隨著發展不斷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居住密度不斷提高，但往來互動的密度卻是減少的。蔡勇美、郭文雄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到：

理性化與高效能效率之注重的結果是人際關係的改變，凡人凡事不再多講求感情，一切以效率效能為出發點與終點。因此都市人際關係乃變成相互利用的關係而已。此種缺乏情感的人際關係，當然對於建立社區的整合性與團結性，也就沒有幫助的地方。這也許是都市人給人的一種形象：冷漠、計較，甚或不擇手段，世俗稱為市儈，即是此意。換句話說，這種講求理性、高效率效能的結果，乃是

³¹ 蔡素芬（2002/5/11）。〈台南人的台北——流動〉，《中國時報》第39版。

³² 趙靜瑜（2000/6/5）。〈鄉愁的渡口——蔡素芬《台北車站》形色人生〉，《自由時報》，第40版。

個人主義的大行其道。³³

理性化與高效率高率帶起都市各行各業的繁榮發展，卻造成都市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缺乏情感而逐漸冷漠與疏離，職場裡只有因工作聯繫的關係，雇主利用員工為他的公司帶來效益，員工則利用雇主為自己獲取供養生活的錢財。踏進職場的那一刻起，便埋首工作，在機械化的工廠中，人唯一的互動對象便是眼前冷冰冰的機器，於是，正如〈早晨〉裡所描述的女工們的模樣：

他走出辦公室，對一早送走孩子就把一天封閉在輸送帶上的女工油生憐憫，他從她們身邊走過去，像往常那樣，並沒有引起太大騷動。特別注意她們的倦容，卻使他心裡浮躁了起來。他希望她們能夠把注意力從輸送帶轉到他這裡，哪怕只是一秒鐘。³⁴

女工們工作的每一天與輸送帶為伍，將自己與輸送帶圈起一塊封閉的區域，注意力只放在眼前的機器上，任誰走過都無動於衷，也不願花費一秒鐘拋下手邊的工作與人寒暄互動。如此冷漠與疏離的同事關係，歸因於機械化的工作性質，每個人在職場的任務便是與手邊的機器維持最佳的合作狀態，以便讓整個工作生產線可以順利運轉，於是人與機器之間的互動比起人與人的問候來得重要與必要。此外，資本主義社會下人的異化也將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工人產品之具有敵對性，是由於產品隸屬於資本家之故，而後者的利益剛好與工人的利益相反。不僅工人與資本家彼此疏離敵對，就是工人與工人之間，或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也為了爭取工作機會與利潤相互競爭，其關係也是疏離的、異化的。³⁵

女工們每日製造的產品不屬於他們，也無法使用這些產品謀生，只能在每

³³ 蔡勇美、郭文雄（1984/7）。《都市社會學》（台北：巨流），頁119。

³⁴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77。

³⁵ 洪鍊德（1997）。《馬克思社會學說之析評》（台北：揚智文化），頁129。

日打卡機訂定的工作時數之中，完成雇主或資本家設定的產品數量，達成與否便成了她們能否持續取得此工作機會的依據，使得工人與工人之間產生敵對，導致關係的疏離。

城市人口的職業選擇除了與機器為伍的工作之外，尚有其他能與人互動的產業及工作內容。例如〈旅途愉快〉的她是一名企劃專員，〈屋頂的花園〉的她在出版業擔任編輯，她們不用與機器互動，反倒因為工作的性質需要多與人互動。但蔡素芬筆下的她們，在工作場合上，與他人的互動卻是淡薄而少有感情的，〈旅途愉快〉裡便以辦公室的格局點出這樣的職場狀況：「第一次進辦公室，全辦公室有二十幾張桌，桌與桌都用擋音板隔起來，廣告創意部門，每個人需要私密的空間，不希望被鄰桌談電話的聲音擾亂。」³⁶廣告創意部門講求創意發想，這樣的工作性質不是每天盯著電腦螢幕或是坐在辦公椅上就能完成，反倒需要資訊的互通有無帶來刺激，因此與職場同事的互動是能夠促進創意發想的方法之一，但辦公室卻以擋音板隔起來，隔出不容打擾的空間，如此做的用意美其名是需要私人空間，不希望進度被擾亂，以達到工作績效，但卻造成職場同事之間彼此的疏遠與隔閡，這也正是講求高效率和效率後導致「個人至上」後必然的結果。

當個人主義在職場裡大行其道時，影響所及除了各人只關心與自身相關事物之外，也容易各有各的立場，導致同事之間難以團結或統合。〈旅途愉快〉裡的她與部門底下的年輕人便是這樣的事例：

在我廣告部門下的年輕人在網路上旅遊不同的網站，讀報紙不同的版面，大家常常各談各的發現，常常誰也搭不上腔，然後，什麼發現都變得不重要，變得自言自語，我們很難整理共識。³⁷

大家從不同的管道接收不同的資訊與材料，難有相同發現是必然的，因此這並非難有共識的原因。造成共識難以整合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各談各的，不願

³⁶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5。

³⁷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29。

聆聽；自言自語，只想表達自我意見所致。當職場社群之間的相處模式如此，勢必導致團結性與整合性的低落，也將影響個人對職場社群的歸屬感，造成同事之間情感越加疏離。

城市人的人際關係除了職場同事之外，便是家庭成員。家人與同事不同，沒有利益或績效上的比較，卻有著親情的牽絆與掛念，因此，家人之間的互動密度比起同事理應較高，但蔡素芬在〈旅途愉快〉、〈早晨〉、〈屋頂的花園〉及〈酒店〉中所描述的家庭互動狀況卻都是冷淡且疏離的。例如〈旅途愉快〉中的她與丈夫結婚多年，卻是相敬如冰、相看無語的狀態：

在車上，他默默無語。儘管車外景象紛紛擾擾，帶著市囂的喧嘩，車內的寂靜卻使浮動的影像成為一部無聲的電影，沒有字幕，不知道電影將把觀眾帶到哪裡去，隨觀眾想像力延伸的意義定義了這部無聲的電影。我們時常那樣，坐在喧鬧的餐廳，無聲地吃著飯；有幾年，我們不再一起看電影了。習以為常使我們自願自的演著各自的默片。³⁸

這對城市夫妻，在名為日常生活的默片裡只是搬演著丈夫與妻子的角色，演著接送妻子、彼此一同用餐的情節，即使同處一個空間，卻是安靜無聲——沒有言語上的交談，更沒有心靈上的交流。所謂的另一半，似乎只是分攤餐桌食物、居住空間的第二人，而不是分享生活細節、分擔喜怒哀樂的心靈伴侶。因此，家人與職場同事的親近度並無差異，都是同處一個空間互動貧脊且缺乏情感交流。

此外，蔡素芬還寫出家庭互動的另外一種狀態，出現在〈早晨〉裡的這個家庭中：

他馬上退出來，並且打消去探視小兒子的念頭，以免他的探視變成打擾。平常這時候他埋首看報紙，餘光閃過孩子背著書包出門的身影，門板回扣的聲響打破靜悄悄的廳堂。然後他吃過早餐，接過妻子遞來的便當，和妻子一起出門。³⁹

³⁸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4。

³⁹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73。

這個家庭中的成員缺少情感交流，連父親探視兒子的關心舉動都成為打擾，不僅寫出親子之間生疏的距離感，還藉由家庭成員在每一個早晨進行的例行公事中，寫出每一位家庭成員在家中也進行著時間一到打卡工作的制式生活。「昨天這時候，他早已修好水龍頭，坐在客廳等著妻子替他做好便當，今早沒聽到妻子炒菜的聲音，倒是傳來妻子向兒子交代自己買便當吃，原來少了他帶便當，妻子一早就就不必忙碌了。」⁴⁰每個早晨，他埋首看報紙等待妻子的便當，妻子則是照慣例地為家人準備早餐及便當，孩子則是時間一到即背著書包出門，在這之中，家庭成員沒有一句交流的話，更沒有打破慣例的行為舉止。每一位家庭成員只是照時間做著自己份內之事例如準備便當或出門上學等，卻絲毫未將關心彼此生活、聊天分享納入其中，以至於因公受傷躺在床上的父親如此想著：「那種過大的盥洗聲淹沒了別的東西的存在，包括他自己，在那聲音裡縮小了，他像被那聲音遺棄了。」⁴¹不僅寫出家人一早忙於趕上在時間之內完成份內之事，更呈現出家人關係的淡薄及疏離。

二、今昔交雜的矛盾心理

《台北車站》以從原鄉遷移到台北城市的芸芸眾生為描寫對象，並從他們的身上顯示出九〇年代城市個體生活的面貌。范銘如在〈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台北書寫〉提及：

在台灣小說的脈絡裡，撻伐都市、歌頌鄉村的聲浪從來不曾停止。文本再現裡的城市彷彿聚集了人類社會最低等的本能，只要一沾染上城市的習氣，就有扭曲原本純真的（鄉下）人性的威脅。⁴²

《台北車站》承襲一部分這樣的書寫傳統，〈行李〉描述從南部北上求學的女孩，大學前兩年，她仍是質樸的裝扮，但因為打工擔任導遊之故，逐漸沾

⁴⁰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81。

⁴¹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81。

⁴² 范銘如（2008）。《文學地裡：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頁179。

染上城市虛榮的習氣，用掙來的錢極盡可能的打扮自己，任青春消逝。〈酒店〉則敘述一位經營酒店的老闆，在店裡看到城市的眾生相，看見客人藉著一點酒精和菸的混合作用談論城市的奇聞軼事，也在其中看見自己與客人臉上冷漠呆板的臉孔。其他如〈春花夢露〉、〈套房出租〉也都描繪出城市人虛華、金錢至上的價值觀。

然而，小說人物雖在外顯裝扮或行為上呈現出沾染城市習氣的一面，以證明改頭換面成為台北城市的一員，但蔡素芬卻也花費不少筆墨刻劃他們執著過往或受原鄉牽絆的心理糾結狀態，例如〈旅途愉快〉中的她，雖然已經結婚生子，卻在隻身出國旅遊的過程中，不斷回想起與初上台北交往的第一任男友以及發生婚外情的公司主管之間的過往，並穿插與丈夫之間平淡如水的互動畫面。小說時空今昔交錯，現在式的她想起丈夫便是有關婚姻的平淡無趣，過往的她想起前任男友及公司主管便是戀情的美好與難忘，這些過往並未使她珍惜眼前，反而使她拿來對照婚姻生活的不美滿，並從中得到些許快意，正如小說文末的這段話：「就像旅人已去的地方，在美麗的景點上，旅人佇足，在心上留下了一個不會磨滅的記憶。很久以後，記憶仍會在心上，永遠在心上。」⁴³對她來說，過往是美麗的景點，她就是那位佇足的旅人，不斷將記憶放在心上，難以磨滅。

除了〈旅途愉快〉中的她不斷回想過往，〈屋頂的花園〉裡的她也在心底留存著難以磨滅的誓言。「等我蓋了大樓，有妳一份的」⁴⁴是高平給她的誓言，以至於日後的她在建築工地昭示牌上看見他的名字時，便以與他過往記憶相同的髮型前去建築公司尋他，然而，卻只找到了同名同姓的陌生人。「城市的燈海淹沒了誓言，她走了十幾年，在原地踏步，找一個名字竟是需要這麼久的時間。」⁴⁵城市隨然淹沒了立下誓言的高平，卻抹滅不掉她對這個名字的掛心與想念，以致於她原地踏步始終未婚，不斷找尋這個名字的主人。

過往戀情成為居住台北城市的她們停留原地無法往前跨步的原因，呈現出都會女子無論單身或已婚者念舊的一面，而這樣的心理狀態與城市講究求新求

⁴³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56。

⁴⁴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10。

⁴⁵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18。

變的步調全然不同。蔡素芬一方面讓《台北車站》的人物們帶著城市的習氣，卻也讓這些人物們保留屬於鄉土人性的特質。除了鄉土人性的特質影響在城市生活的他們，在原鄉的生命經歷也對在城市的他們起著深刻的作用。〈行李〉女主角帶著一只行李離開家鄉上城市求學，而她藉由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流轉賺取導遊費用，目的是脫離從原鄉而來難堪的家世背景：

她選擇一個與失蹤毗鄰而居的職業，流動的基因既和血液相伴而行，她要在偌大城市不確定的明天裡，放逐自己去遊走。她帶著嶄亮的眼鏡，重生般的尋找生存的機會。⁴⁶

女主角的父親失蹤不知去向，所以她選擇導遊這項職業，讓自己處在流動的狀態之中，而她極欲重生般的尋找生存的機會，是想讓自己擺脫從原鄉帶來城市的貧窮，所以當她賺錢買下房子搬家時，手邊沒有當初帶上台北的那只沉重行李，因為她不要她的人生有過往帶給她的負擔。而〈結婚〉裡的男主角不願與女友步入婚姻，在台北組織家庭，來自於原鄉家庭的記憶：

爸爸坐在媽媽常坐的一把椅子上哭泣，那種沉悶壓抑的哭聲，一直在他血液裡蔓延，隨著年齡成長，變成根深柢固，每次想起爸爸，就同時看到那把陳舊的坐椅上，一個哭泣的男人。直到他來台北，仍不能脫離那個椅上哭泣男人的身影，他在台北一個工作換過一個工作，雖然覺得有點無根的感覺，可是多年來也貸款買了間小公寓，算是生根了。⁴⁷

母親為別的男人殉情，父親與自己被拋棄的過往，都是他自原鄉家庭帶上台北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使他選擇在台北生根的方式不是組織家庭，而只是買下一間公寓，因為對他而言，婚姻與家庭沒有為他與父親帶來溫暖，在他心中根深柢固的是父親的哭聲，而不是家人之間的琅琅笑聲，因此，即便女友逼婚他也不願走入婚姻。

⁴⁶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96。

⁴⁷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頁156。

原鄉的生命經歷以及從原鄉養成的人格特質影響著遷居台北的他們，使得他們即使外在形貌或舉止有著城市的氣味，骨子裡卻依舊留存著鄉土的氣息。雖然蔡素芬的《台北車站》被認為「並未真正擴展『台北書寫』傳統的格局」⁴⁸依舊呈現城市墮落、迷失、變動的特質，但筆者認為，蔡素芬以自身從原鄉遷居城市的記憶與經驗，深刻地勾勒出居住台北城市的異地客的內心狀態，呈現出這芸芸衆生雖移居台北準備展開新的人生，卻仍舊被原鄉與過往牽絆，過著不進不退的日子，而始終未能真正融入台北城過著嶄新的生活。

伍、結論

蔡素芬自長篇小說《鹽田兒女》之後，以城市台北為主題出版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蔡素芬在空間安排上以台北車站作為主軸，營造《台北車站》各篇小說人物從異鄉遷入台北過程中，既有著與過去（鄉土）切割，與現今（台北）連結的意涵，同時也象徵著異地客身分轉換的一個渡口。此外，小說人物的居所——公寓是租賃或購買，也代表著從外地遷居台北的異地客們是否落地生根，是否在台北找到定位並成為一名台北人的象徵意義。

蔡素芬同時也在《台北車站》中刻劃城市人要求時間準確與規律的生活型態，藉此呈現在台北生活工作的人們有效率卻失去溫度的一面，因此，小說人物的人際網絡與相處模式多疏離而冷漠。不僅如此，《台北車站》各篇小說的人物多是遷居台北都市的異鄉客，既帶著念舊的人格特質又受到故鄉生命經驗的牽絆，以致於整部小說整體而言，不見各人物融入台北社會的模樣，反倒呈現出他們與這座城市的隔閡與疏遠。

透過此部小說，可看出蔡素芬雖以「城市台北」為主題，卻也在「鄉土」的基礎上進行書寫，雖未藉此撻伐都市或歌頌鄉土，但藉由遷居台北的這群異鄉人的故事，除了透露「台北居，大不易」的意涵，也替在台北生活的異鄉人們留下紀錄，記錄他們離鄉入城背後的甘苦與辛酸。

⁴⁸ 邱貴芬（2000/6/5）。〈琢磨「台北書寫」〉，《聯合報》，第48版。

參考文獻

一、專書

李喬（1996）。*小說入門*。台北：大安。

Li Qiao(1996). *Introduction to the novel*. Taipei: Da-An Publishing House.]

姜新立（2010）。*解讀馬克思*。台北：五南。

Jiang Xin-Li (2010). *Interpretation of Marx*. Taipei: Wu-Nan Book.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

Yi-Fu Tuan (1998).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aipe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洪鎌德（1997）。*馬克思社會學說之析評*。台北：揚智文化。

Hong Lian-De (1997). *An Analysis of Marx's Sociology*. Taipei: Yang-Chih Book Co.

范銘如（2008）。*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

Fan Ming-Ru (2008). *Literary Geography: Spatial Reading of Taiwan Fiction*. Taipei: Cite Publishing Ltd.]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著，蘇希亞譯（2009）。*小說面面觀*。台北：商周。

Edward Morgan Forster (2009). *Aspects of the novel*. Taipei: Zh-Cn Publishing House.

蔡勇美、郭文雄（1984）。*都市社會學*。台北：巨流。

Cai Yong-Mei, Guo Wen-Xiong (1984). *Urban Sociology*. Taipei: Chuliu.

蔡素芬（2000）。*台北車站*。台北：聯經。

Tsai Suh-Fen (2000). *Taipei Main Station*. Taipei City: Linking Books.

Lynch, Kevin (1972).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Moore, W. E.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孫雲平（2009）。前期海德格的時間觀。揭諦，17，52。

Sun Yun-Ping (2009). Pre-Heidegger's view of time. *Boundless Treasure Academic Journal*, 17, 52.

畢恒達（2002）。家，自我之象徵。誠品好讀，27，42-44。

Bi Heng-Da (2002). Home, the symbol of self, *Slite Readerno*, 27, 42-44.

2. 學位論文

Frisby, D. (1992). *Simmel And Since-Essays on George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轉引自王岸（1995）。時間分配、空間選擇所形構的生活方式。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Frisby, D. (1992). *Simmel And Since-Essays on George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Quotes from Wang An (1995). *Lifestyle constituted by time allocation and space s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consumers that 7-ELEVEN convenience stores in HsinTien city*, Taipei: Soochow University.

Dovey (1985). Home and Homeless的概念，引述陳柔吟（2006）。她的『家』——單身女人的成家行動與家空間體驗。台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Jou Yin-Chen (2006). *A Home of "Her" Own Home Formation and Lived Experience of Single Wome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三、引用報紙

趙靜瑜（2000/6/5）。鄉愁的渡口——蔡素芬《台北車站》形色人生。自由時報，第40版。

Jhao Jing-Yu (2000/6/5). Nostalgic ferry- Chai Sufen "Taipei station" shape life. *Liberty Times Net*, 40.

邱貴芬（2000/6/5）。琢磨「台北書寫」。聯合報，第48版。

Chiu Kuei-Fen (2000/6/5). Pondering "writing in Taipei". UDN newspaper, 48.

徐開塵（2000/5/29）。穿梭台北車站，看盡人生變貌——蔡素芬以九個故事
尋找「生活在台北的理由」。民生報，第4版。

Hsu Kai-Chen (2000/5/29). Shuttle to Taipei station, see life changes- Choi Su-fen
to nine stories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 Taipei". Min Shene Daily, 4.

蔡素芬（2002/5/11）。台南人的台北——流動。中國時報，第39版。

Tsai Suh-Fen (2002/5/11). Tainan people in Taipei - flow. Chinan Times, 39.